之道曰仁與義總之九六故以六爻具焉六爻具而剛柔變化吉凶悔吝錯綜其間探之不得其端循之不見其緒矣雖然易之道有要在无咎而已要在无咎者何善補過之謂也凡天下有侈乎至足之分拂乎自然之宜者皆過也拂乎人情猶爲小過拂乎天道是謂大過聖人之作易順性命調而補之使天下後世觀其象而玩其辭則獲自天之祐而無大過蓋所謂善補過者孔子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

無大過矣以是知易之要在无咎而已然而易之生蓍倚數立卦生爻眞筌蹄之寄耳所以為易則不在是故經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此者也以為易之為象姑此而已非其眞也猶象龍之非眞龍也認象以為眞則失易之旨矣

而已故卦始於乾坤而乾者道也元亨利貞者德也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有少陽有老陽有少陰有老陰少陽之純於春為元老陽之熙於夏為亨少陰之斂於秋為利老陰之凝於冬為貞萬物之為元也資氣而已其於亨則流形焉至於利則質成焉氣形質其終復歸根者貞也元亨利貞在天為春夏秋冬之時在人為仁義禮智之性

初九潛龍勿用

九陽也主健故言或躍四陰也主退故言在淵進退合乎天時故无咎潛見躍飛皆言龍而九三則以君子言之九四則以或躍在淵言之獨不言龍何也龍君德也九三雖有可至之道然有可終之義九四雖有或躍之勢然有在淵之理未純君德也故不稱龍焉就是二者言之則九四乾道革矣有必飛之勢无或終之義雖未終乎為君之事備猶舜之居攝之時也故以龍言焉或躍在淵豈非龍事乎乃若初九九

上九亢龍有悔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陰陽之運積息而成盈盈則反消積消而成虛虛則反息此自然之機而天且不違而上九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是乃所以自悔也悔吝小疵也吉凶則大矣上九雖窮上然未反下反下而二陰生焉始有凶若臨所謂至於八月有凶蓋言二陰之遯也然則上九特有悔而已悔旣小疵又有悔之辭則變而趨吉也是以貴夫用九上遯九者

危疑之心則無駮政之病然後能居業也知九三之
可至而至之則先見者也故可與幾知九三之可終
而終之則守固者也故可與存義居上而驕則必暇
逸而乾乾則是居上不驕也在下不憂則惕非因時
也不樂居卑耳今因其時而惕則是在下位而不憂
也安其危則宜有咎乾夕惕則非安其危者也焉得
有咎哉故曰雖危无咎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

所以兼此其利所以為大不可名言也剛健中正純粹精此乾之德也以其剛也故為玉為金以其健也故為良馬為老馬為駁馬陰陽之交為冲氣則其中也陰陽之辨有定位則其正也兩物不雜為純一物之雜為駁不純不駁則精天一物也其道有陰陽是以一物之雜也疑於雜而不粹也其交氣於坤是兩物之疑於雜而不純也其純而不雜粹而不交者謂其得一以清故也純而後粹粹而後精精則入神矣

内充實而外光輝者明中而隱外也君子之德成而无虧葢所謂充實而成者也故以為行則有光輝之德日可見之行當此之時乃亦用其光則孔子之用灼然矣非所以為潛也故當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君子亦弗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聚者積小之名君子之學也天地萬物之理古今治

亂之變无不旁搜而遠取者所以聚之也聚之則聞見多矣聞而不集其善多見不識其真則徒自惑耳故問以辨之九二有學問之象者以君德而處下體有資納於物之意焉學問修性者也寛仁則其性得矣寛以居之者謂九二行在中而無九三之憂無九四之疑上不為文武之汲汲下不為仲尼之皇皇而居有餘裕也仁以行之龍有利澤之材而田為利養之所以利澤之材而居利養之所則仁之及物深也

子之所行也故曰柔順利貞君子攸行也以聖人而為君則天可先也亦可後也以賢人而為臣則君不可先也可後而已故曰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者則君在道臣謹法故也西南者坤方也坤之在西南則得其類行也馬與類行者猶否之初六以其彙征吉未必稱行其道也傳曰定公然後能應故必安貞然後應地无疆焉不能貞而為事則不終朝而力屈矣安能應地无疆乎傳曰其用心不勞其應物无疆與此

深衣則負直而抱方則是君子動容不離乎直方之
間矣習之後利道之常也不習无不利地道之光也
未能則學已能則習先學而後習故乾言學坤言習
乾聖人之分也而曰學以謂聖雖絶學有中才焉有
與同也坤賢人之分也而曰不習者以謂賢雖務學
有良能焉不必習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
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先大也

蓋中者是兩端之所合四旁之所會故欲通上下而無不偏通四方而無不倚者莫若中是以謂黃中通理君正位乎上則體安於上臣正位乎下則體安於下六五猶黃裳之在下此善正位以安居其體矣故曰正位居體黃者美善之見乎外也其見乎外必有諸中故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也且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其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者亦若是而已孟子所謂睟然見於面盎於背

施於四體而荀子以容止不枯為君子詩以赫如渥赭為碩人蓋德之潤身固如此也暢於四肢則成已者足矣發于事業又所以成物也上以美政下以美俗此之謂發于事業發於事業非特充實於其心又充實於天下是為美之至也美在其中暢於四支而不發於事業是猶美玉而藏於珷石也孰知其美哉美之於中未見於四支而強欲發於事業則是醜人而欲効顰於西子也烏見其美哉故必美在其中而

周易新講義卷一